

刀鋒
初十 九九

絶刀鉈

ゼツトウ・カンナ

〔日〕西尾维新◎著 〔日〕平田弘史◎字

〔日〕竹◎画

叶子漩◎译

第 一 话

刀
カタク
絶
カタク



帯川入子目書館
藏書章

西尾維新

第一话

絶
ゼツ
刀
トウ
・
鉈
カンナ

KODANSHA
BOX

loox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刀·铍 / (日)西尾维新著;叶子漩译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 5

(刀语)

ISBN 978-7-5399-3793-9

I. ①绝… II. ①西…②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
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83472 号

《KATANA GATARI DAIIICHIWA ZETTOU KANNA》

Copyright©NISIOISIN 2007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.

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
LTD.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. Beijing, China.

- 书 名 绝刀·铍
作 者 (日)西尾维新
插 图 (日)竹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陈近平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6.125
字 数 108 千
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,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793-9
定 价 22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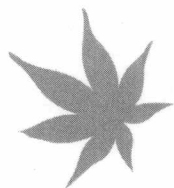
绝刀・铍

ゼツ
トウ

カンナ

刀
カマエ

铍
カマエ



序章

第一章——不承岛

第二章——真庭忍军

第三章——奇策士

终章

登场人物介绍
下集预告
后记

画：竹
字：平田弘史
正文设计：Vera



京都当时有多达六百四十五个大大小小的剑道场登记在册——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，能统计出来的而已，如果我们把那些地下的、非法的都算上，总数肯定会远远超过一千个了。就算在这上千座剑道场中，左京的冰床道场也是相当出名的，是习武之人一定都知道的。因为这家是从战国时代就传承下来的名门，甚至和幕府将军家也有很深的渊源呢。

而现在，就在这人人皆知的冰床道场之中。

七名男子正对峙着。

不对，用“对峙”作为形容词好像是不恰当——准确地说，是六名男子以圆形的站位包围着另一名男子。

看架式，怎么都不像是在练习剑术。

怎么看都不是。

外围的六名男子都身着冰床道场传统的黑色道衣，手中的木刀也都一致地摆在中段的架势，等待着最后攻击的时机——不过令人吃惊的是，被六把木刀包围的男子却空着手。明明是陷在这连空气也紧张得凝结起来的气氛，那个被围着的男子却看都不看这六把木刀以及他们的主人，而是把全部的精神都集

中在自己的脚下——那是道场的木质地板。

他并未穿道衣，只是胡乱地穿着一身像块破布似地衣服，整个上半身基本都裸露在外——身体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修长，从手臂、身躯、一直到脚都很细——但却不是瘦弱，因为肌肉都待在该有的地方而已，再加上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，一种从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野性魅力满溢而出。

“嗯……”男子歪了一下头，但眼睛还盯着脚下的地板没动。

“怎么啦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忽然。

从稍远处，道场的边上传来了一个声音。

那是一个身着华丽和服的女子。她靠在墙边，悠闲地坐在一个最容易观察这七名——一名男子和六名男子对峙的位置上，笑眯眯地看着他们。一名年轻女子——可是多么得不般配啊，她那长长的头发，竟是一头纯净如雪、毫无瑕疵的白发。真是不可思议。

“哪里有问题，不用客气，请说出来。”

听到白发女子的问话，被团团包围的男子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说：“嗯，没有问题……”

“只是，哎，总觉得站在这种地方感觉不一样。毕竟我是个从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来的野人，站到这么漂亮的地板上还是

第一次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你顾及的就是这个事啊。”

女子又笑了，只不过这次笑得更加肆意。

那是一种发自内心、非常愉快的笑。

“说是冰床道场，也不是说这里全是冰做的地板哦^①。不过，你多少也应留意一下周围这几个人吧……不要误会，他们可不是那种只能充当背景的虾兵蟹将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拎出来都是可以名留青史的高手啦。”

“历史什么的就不用管了。我可不懂历史不历史的。我从来不考虑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总之每个人都是剑士吧？”被围在中间的男子粗鲁地说道。

“既然是剑士，就会用刀吧。如果是用刀的人，我是绝对不会输的。”

“那么有自信啊，真是了不起的家伙。哎，不过这次你可要小心，对方可不是一个人。是六个，不要太狂妄自大啊。”

“六个？我只是看到六把刀而已。”

“你怎样数都行。我倒想看看你打算怎样对付比四肢加一个头还要多的刀呢……在我看来，就算是凭你的拳法也有些危险吧。无论怎么说，空手和刀打架也是很有挑战性的事。当然

① 日语中“床”就是地板的意思。

了。你若连这几个家伙都摆不平的话，那从一开始就没有侍奉我的资格了。”

“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有干劲儿了。我实在是太想侍奉你了，想得我都坐立不安了。”

……

不声不响地……

六名男子稍微缩小了包围圈，准备进攻了。

这也是当然的了，当咱们六个高手不存在似的，只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对话——任谁也会怒火中烧、愤然而起吧。

觉察到危险的气息，被围的男子终于抬起了头看了看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六把刀。

可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却是……

“哎，算了。”

竟是这种满不在乎的话。

就连表情也是很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动脑子好麻烦啊。虽然在这么漂亮的地板上打斗有点困难，但也不至于会让脚打滑吧。那么，随时都可以开始啦。你来喊开始吧。”

“这样啊。也行。”

白发女子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，开——始。”

当最后一个音节还没有消散在空气中时，六人个的六把木刀就一同向着中间狠命地劈了下来。这些会在历史上留名的剑道高手挥出的六道剑影，没有交叉、毫不留情地都命中了——可是。

“哈啊——啊。真麻烦。”

即使是这样的危机时刻，中间被围的男子也没有慌张。

不但如此，反而是毫不畏惧地笑着。

“我不是说过嘛，不是拳法而是剑法。区区六把刀，想要对付我仍然还缺一把。好了，那就，接下来请仔细看哦。”

深深地——压低身体。

跃起，一声大喝。

“虚刀流，七花八裂——。”

就这样，拉开大幕吧。

那就先以这种片头，开始吧。

一部活生生的剑客时代剧——刀语，从此开始……

第一章
不承島



我们要讲述的那座岛位于深奏海岸，与丹后地区隔海相望——一个方圆只有四里左右、非常小的岛屿。就算是住在深奏海岸附近的村民也很少有人知道那座岛的存在，即便是少数几个知道小岛存在的人也不会在意吧。没有人会在意那么一个小岛的存在，就像世界上众多的无人岛一样，甚至连地图上也不会标有这么一个地方。那座岛，连名字都没有，从来没有人想给那座岛起个名字。这大概是因为根本没有起名的必要吧。总之那是这个国家众多无人岛中的一个……

噢，不对。

准确地说，直到二十年前，那座岛还是个无人岛。

在二十年前，有一个家庭从深奏海岸渡海来到这里。他们将这座无人岛称为“不承岛”。是啊，这世界上只有他们一家三口才有给那座岛起名的小小理由。

“啊……，真是好麻烦啊。”

清晨。

在小岛的中心位置，有一栋看上去就知道全部是手工建造

的小屋。屋檐下，一个男人唠唠叨叨地嘟囔着。他身穿好像是破布一样的旧衣服，几乎就是半裸着上身，顶着蓬乱的长发，一看就是刚刚睡醒……似乎满心觉得非常麻烦地忙着做手里的事情。

是一个木桶。

一个很大的空木桶。

这个木桶也是纯手工制作的，粗粗一看，不过是用绳子把几块木板绑起来做成的，但要是仔细看看却不得不惊叹，这个手工的木桶连一丝可能漏水的缝隙都没有呢。

男人把长木勺丢进木桶中，回身凭着缠在桶周围的绳子把它背了起来，调整了一下位置，保持稳定以防失去平衡。

好麻烦啊，这次换成是在心里默念。

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并不是他对木桶或长木勺有什么特殊的厌恶。虽说不是对全部事情，反正他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感到相当麻烦。从早到晚，就连晚上睡觉也会觉得很麻烦，心里一边想着“好麻烦啊、麻烦死了”的字眼一边闭上眼睛进入梦乡。

“嘿……哈。”

即使心里想着是如此麻烦的事情，男人还是很麻利地站起身来，就在他睡眼惺忪地准备迈开向山里进发的第一步的时候……

小屋的门打开了。

“七花。”

小屋里传出来的声音叫住了男子。

七花。

鑢^①七花。

这就是，这个男人的名字啊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七花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脸上的困倦瞬间就消失不见了，七花预感到大事不妙，做出一副难为情且略显尴尬的表情，想要移开目光却又做不到，就东看西看地四处张望，像是搞恶作剧时被大人发现的小孩子似的。

当然七花的年纪早就不是小孩子的年龄了，也不是小孩子的身材了。但是就在此时，虽然他也不是在做恶作剧之类的事情，可是面对从小屋出来的人——姐姐七实的时候，他着实像个小孩子一般窘迫。

鑢七实。

和浑身上下洋溢着野性的弟弟七花相反，她简直就是“清秀”二字的化身。容貌也好，气质也罢，都给人一种宛如精致

① 在日语中“鑢”是锉刀的意思。

的瓷器般的印象。外表美丽得不可方物，性格细腻如水。但内心却有些脆弱易碎，好像有一种吹弹既破的感觉。她仅仅披了一件外衣，手扶着门，冷冰冰的目光地盯着站在屋外的弟弟七花。

口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色彩。

“我在问你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七实又重复了一边。

“没，没什么……我只是看缸里的水不多了，所以打算去打一些水回来啊。姐，你就回去躺着吧。可别穿这么少就出来啊，会着凉的。”

“我还用不着你提醒，何况你上身基本上还是光着的。我没事儿，你别瞎操心。这样凉爽的风正好让我觉得舒服些呢。不过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七花，今天的家务应该是我负责的吧。”

“这个嘛……你说的没错。啊，不对，是这样吗？嗯……。”

七花开始语无伦次了。

很明显，他动摇了。

“算了，算了，这也没什么大问题吧？就当做是我修行中的一种方式吧……”

“七花。”

还是那冰冷的声音。

